

漢書門
九四
七五
六一
二册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
六一
二册架函號類

儒家
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51
冊數	2 (1)
函號	299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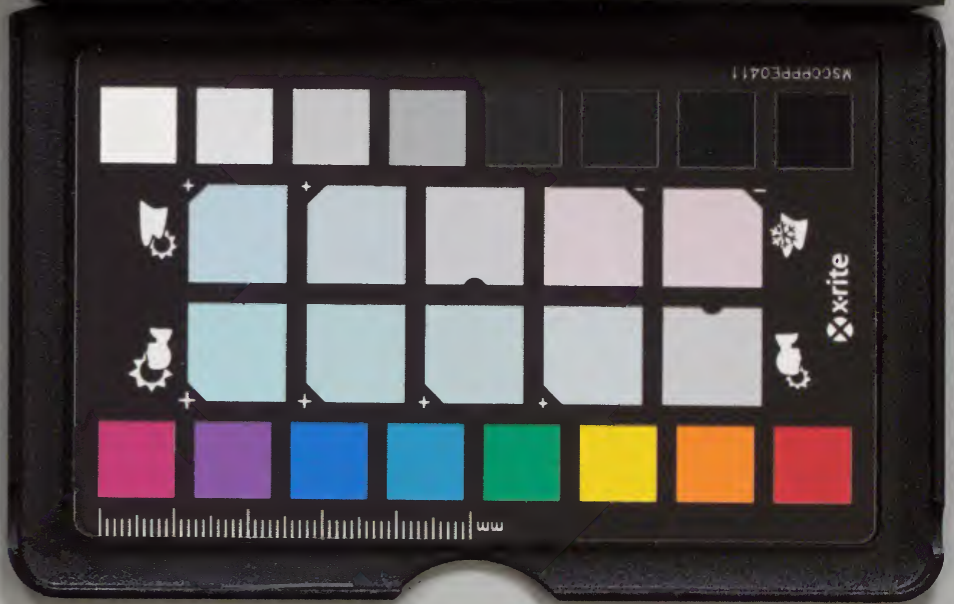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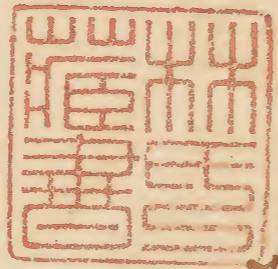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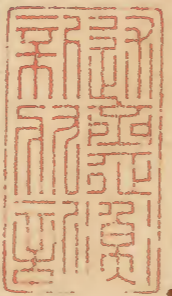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重刻文清先生要語序

不肖故鄙闇幼攻舉子業朝

夕師友之所講論不過冀幸

掇青紫顯榮已耳其于身心

德業切要處茫乎未之及也

甲戌成進士筮仕畿南年少

識量狹英氣為障舛謬弘多
人苦不自知越二載始得薛
文清公要語二篇讀之讀未
終慚恐汗流深悟昔日之非
乃摘錄其最要及對症之語
懸之座側積久幾盈戶牖間

公暇吟頌儼若師保自後日
漸克治稍有進益歷郎署太
守藩臬迄撫東省皆未敢越
逸準繩蓋二篇之力為多聞
憂歸田舊業荒棄比蒙
恩撫浙再一披讀又如同心故

人忽然相見語語投洽驩躍
無量爰檄藩司翻刻偕諸共
事相與展閱磨礮儻座隅各
置一冊凡修已臨民待人處
事還而質之此書合則加勉
不合則悔悟改圖躬行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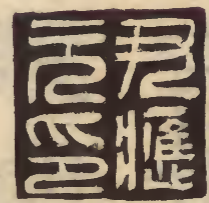
日積月累將來人品事業必
有可觀不肖嘗反覆潛玩先
生立言雖各有攸當然於敬
之一字不啻三致意焉蓋敬
則心有主心有主則澄定由
是而忠公廉儉寬和正直簡

靜詳審謙恕含容諸凡美善
隨感而生皆方寸之惺惺者
為之基不敬則心無主心無
主則昏散由是而邪僻流蕩
其究將莫知底極先生來云
乎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

薛
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
其極則堯桀分矣此言竅能
提醒人心同志者其兢兢勿
忘內省云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春正月
後學漢陽尹應元書于廣益

公署



薛文清先生要語序

大中丞近滄谷公輯文清先生要語
列為內外篇刻之南中傳矣公撫楚
以是篇授漢陽盛守賚汝梓之以廣
其傳謂余宜有言余惟先生為我
朝理學名臣第一流其語錄宜家習而
戶曉之即無斯編學者蓋傳焉然斯
編不出文清之學不明何也其要未

舉也公刻斯編其用意遠哉乃序先生語余烏乎敢雖然先生嘗按楚楚人士至今津津知鄉往焉余私淑艾有日矣茲叨視楚學取先生遺意著之科條令與楚人士誦法之未已也乃今乎先生語若將見其人余何能已已哉先生之學孔門所謂成德也余嘗窺見其持蹈恍然思發之庶幾

迴謬悠者之瀾將使聖人之學明於後世不以狂悖馳騫而淪汨之夫聖人之學急於其所持蹈而空言虛見非所務也其命於學則根於心性而成於默識旋於利用究於存神默識則見聞忘利用則玄虛屏存神則蹊逕融動靜內外斷斷然觀其會通而引其躍如懼學者或以一偏廢也乃

其務以實勝曷焉不可掩若此然則
斯編固慥慥者之明徵聖學雖未易
窺學者欲得門而入庶幾有所循而
不惑其不在是歟余聞先生資稟完
粹其爲學信道而好古步趨塗轍廩
廩焉不少離去立朝策世行誼勳庸
光明博碩其於榮利聲華泊如也夫
三代之教湮而聖學之指晦濂溪氏

出至於紫陽蒸蒸然盛哉已而晚宋
學者騁臆見繁華其言而遺其持蹈
紫陽宗本幾不可尋歷三百年勝國
之後河朔之間得一文清焉以其所
持蹈承紫陽以待方來而一時支離
之窟不足以奪之乃今海南浙東相
繼倡明而起雖其宗本各有攸當而
流風蘊義於先生固相感焉假令先

生不作世之學者以言附見騁其詖
淫譎張侈然逃失於持蹈又乃飾縱
古人模其文辭漸以破裂而不足以
明道歷世愈久今方來者益無所取
裁焉斯其害不早矣學者讀文清
語則知斯編傳於世烏可少哉或曰
彼晚宋之濫觴也知言者蓋憂之矣
故源不澄則瀾不迴予謂公之意遠

則其是乎余應之曰然公之學文清
之學也乃其意主於舉要期於實踐
一以貫之者也學者由言以識意得
意而忘言則庶乎合內外之道而無
負乎公之嘉惠後學矣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仲秋吉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提督湖廣等處學校提刑按察司副

使前監察御史姑蘇後學徐拭謹序

刻文清先生要語序

谷子岱宗讀書尚友起家海上斷斷
前賢而尤愛重

本朝薛先生若曰去吾近而可師其言
又乎實易直故每讀其書輒犁然有
當其心積久成帙因析為內外兩篇
云茲將梓以傳用使誦習而遂屬余
引端簡嗟乎翳余何人能敘先生言

哉夫道之爲言道也本自周行廣路
人在窮壤誰能去周行廣路而凌虛
厲空以有行乎凌虛厲空以有行匪
仙人則幻術爾仙不可學幻詎可久
故世之懷慝襲義崇僞導諛色取口
給無屑慥慥者是皆依託幻妄凌虛
厲空者之類也久則病且仆矣故知
道之不明不行也夫婦之愚不肖弗

與焉子言聖人之龍德必曰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未嘗若老
子之龍乘風雲上天閃倏有無之不
可測識也而其言崇德廣業則又曰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周乎萬
物而道濟天下未嘗若莊列之怪出
神入鬼狂恣無歸之不可以理天下
家國也如敬軒先生豈不明允薦誠

平實易直近而可師爲有據依耶而
或者貴耳謂其少自得語嗟乎宋自
嘉熙而後學者流猥派別岐分戶競
高者崇靜虛卑者守訓故而訓故之
失遂以註疏章句糟粕陳言爲可以
入德而作聖經世而宰物而不知本
固有在愈傳愈遠愈離蓋至
明興宣德正統間三百餘年於茲矣河

津介河朔又經元人汙染之俗時莫
有知誦法先王從事聖學者而先生
弗假師傳崛起中立超然於風氣俗
習之外其言行巨細皆必揆義與道
而後已其謂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
事不能礙心之虛人心有一息之怠
便與天地之化不相肖矣又曰鳥集
茂林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此豈可不謂深造自得哉又或少其
鮮所撰著此尤淺之乎語先生矣嗟
乎古聖哲由軒農而降至七十二子
之徒彼有撰著論辨者幾何人夫其
所以師百世而風後來者其尚言乎
矧先生之言炳炳燿燿矣自是而後
始有康齋吳聘君氏江門陳白沙氏
以至近世王湛諸名儒益光以顯蓋

實自先生發之其焉可誣已余是以
私淑艾而莫之敢狎焉乃岱宗則重
有取於余言中難日習舉子業其所
嘉靖辛酉春三月吉滁上後學胡松
序

余十七八歲時獨學寡朋偶書肆中
見薛文清公讀書錄取而讀之有契
於心遊庠序中雖日習舉子業其所
志念則竊慕文清公之爲人迨登第
後涉歷仕途迄今二十餘年而讀書
錄未嘗釋手每澄心莊誦即惕然有
所警省儼然與嚴師友相對處焉噫
言不顧行學者之通患是以古之人

此豈可不謂深遠自得哉又或曰其
學所標者此尤淺之乎語先生之言
千古聖哲由斯而高而隆至七十二
歲從彼有標者論辨者幾何人夫其
壽祿固非淺也春曰一以言錄在翁學際
林項余余言炳炳燿燿夫自是而後
榮耀及而莫不效焉然則翁之學固
增益於世矣汝其思之

恒恥躬之不逮而躬行君子孔子猶
謙焉文清夫子篤志踐履故所言皆
切近平實夷考其行有不如其所言
者乎誠非徒言之者可不謂有德之
言耶余是以尊而信之先輩東湖吳
公曾摘讀書錄中之語爲粹言後可
泉胡公又集其語爲讀書錄略然所
集與粹言無異余因去公之意復增

其所未備分爲內外兩篇蓋內篇所
以脩己立德外篇所以應事處物遂
總題爲文清要語云夫體用一原合
內外之道也究其極又何內外之可
云乎

嘉靖甲子春三月吉無棣後學谷中
虛謹識

恒於躬之不逮而躬行君子孔子猶
其對楚清夫子為志也履故所行皆
壽徵甲寅春三月吉無新對與卷中
考事誠非徒言之者可不謂有德之
由於公也此其特又因自本公其
與國為文而受命之夫國與之言合
物前心之與本而國以與事與味安
其後也本公為內於國高是而國也

薛文清公要語內篇原書其心歸於然其妙

人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

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即

余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

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河東薛瑄識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嘗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獨處不能謹而徒飾乎外偽也

嘗默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

嘗于此而尚不能脩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也

吾於所為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
入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

復行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
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
遂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
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其妙

難以語人

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義命妄也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

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

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

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

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

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

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學以靜為本
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
宣無成亦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慎言其餘深有味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
人以全吾湛然之性
少言沉默最妙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
主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
不外是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
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
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

勝矣然日不夜時心動則事多言而動其音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

則定而明不味振華與之公坐而非樂矣

輕言則納侮不為頃刻之心主而非對矣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

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

矣况大事乎

思無疆學者當深體之易曰惟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

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斯須苟且即非敬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機在心當慎所發發不以正甚害事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
為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
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

長而天理微矣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
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
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
聖人洗心退藏於

密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
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
人有三緘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
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德之切
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己最難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
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
語學得雖是自身却只是中國人做得雖
是自身却只是庸衆人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
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馬可也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
得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已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
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
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
非惟聰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異况取舍之間乎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
可也

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可欺天其可
欺乎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學者宜深體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于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
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
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
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
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
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

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
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為一體
矣

己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
於天下者蔽於有己之私也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
之間

凝定最有力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

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

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

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
不及古人者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
方可
人不主敬則此心馳騫出入莫知所止也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己之
法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
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爲脩省之至要
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
處謹之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
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慾則見之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
惟孝友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
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
欲不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
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
紛紜多事矣

一為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

瞻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

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心細密則見道心麤則行不著習不察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括淺則否嘗驗之於

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

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

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
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懼之意爲勉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
心欲人同其惡
乍存乍忘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當體諸心果能實
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
矣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
則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與
謹防外好以奪志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
可不察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
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
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
做工夫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良心善言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此宜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
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
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
點所以流於狂也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
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君子之出處當脩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
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

哉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

大之命而已惶恤其他

寡欲省多少勞擾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

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

句行一句便有益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今人日用言行

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

也

聖人大公無我真天地氣象後人區區小智

自私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

氣象之卑陋矣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纔為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心常泰然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乎而無爲
密汝言和汝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
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
安者爲安矣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
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理明而觀衆論之得失了然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了工夫多早移向此

庶幾萬一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衣食
飽煖足矣過來華麗之衣必極口腹之欲
君子不爲也

思索大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

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

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

獨也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

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

其斯之謂與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

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人爲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

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爲之愈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

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
不脩人事恣縱妄為偃然僥倖所獲蓋有
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
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脩省惟義是

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
計也

程子曰脩養之引年為國之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
哉斯言也

程子曰吾以狗欲傷生為深恥學者體此則
可以保身矣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
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

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

誘其機皆在於目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

事可為

聖人之心應物即體元不少動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皆有滿唯聖人之量

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

不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外慕者內不足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

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

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奚足動吾念

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

也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間斷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
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
早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敬則卓然敬則光明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

之學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

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語

所能喻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

自不能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身體翫蓋莊敬
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亶亶不倦不
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
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君子如玉反覆觀之溫潤瑩徹無瑕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
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
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

佻浮薄者
守約則能泛應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
幽暗者小人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沉靜詳密者能立事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

日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
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
跡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無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誠
者不息偽者易輟
物惡大過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
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

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
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
宜其顛覆之無日此曾日覩其事可為貪
侈之戒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人當自信
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不為人之非咲而易其所守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
心養氣之一端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
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
所動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
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其所養
可知矣

德進則言自簡

心有毫髮之繫即不得其平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于一而應于萬

可以形容道體

伯宗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
可以為後生輕俊者之戒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
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

也

人

不忮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纒自有其能使為心累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人不

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

莊子曰泰字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矣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慎言謹行是脩己第一事

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吾有取

焉

乞墦之富貴恬不知恥可怪也夫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翫味體認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

不覺也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

貴乎存息也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

勿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

也

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朝作暮息得其正者皆

時中也

常默可以見道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間斷破缺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

力莫能止其欲

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略于小正統五

年正月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語因記之用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

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人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蓋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

藏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

輕言戲詭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
信之苟輕言戲詭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
弗之信矣

易曰脩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

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

體自如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

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
而動者皆是也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

可以為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於仁况

未至於憲之學者可不勉乎

好為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
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
識得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
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
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
之心何啻霄壤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

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

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

險以僥倖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但當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要當渾厚中有分辯者在乃可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
矣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
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為學第一功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
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子每
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又人良來自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即窒慾
之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為
人先
學須切問近思方見道不遠人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世俗之學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於不責
人其德進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為順理即
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人
所為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
後知凶乎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
一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書雖多亦奚以
先為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
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

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

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

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
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
心術不正則事事不正
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默而觀之

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心役物不可役於物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
一章最善

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侷與外物漠
然無存矣外物果何益哉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
凡事皆然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

未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效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戒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宴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予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程子所謂醉生夢死真不為虛語

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真與妄身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

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

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
斯為誠矣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者吾老猶體之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
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
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
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
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
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心自思誠不如古
人遠矣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
不可讀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
自省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脩誠可

為後世法下並詳來之非不可同也
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也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為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
反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識進則量進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

不盡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
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孔子言有恒者難見驗之人信然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克勤小物為學切要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

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
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
去惡之功益廣矣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己之爲善爲
惡所由所安之實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容
儀德之至也
日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不可

不勉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
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
不能舒泰也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
言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言思齊見古人之不實者皆自者則

由然也

孔子說

非也

子曰

德

不

可

